在内蒙古想象山河

□白涛

乌苏浪子湖
白色的水的波涛
水的浪子，也是
火的精灵
是浪子就必须自己点燃自己
开始浪游

水的浪子，乌苏浪子
一片小小的水面
怎能将它挽留
乌苏浪子湖应该是一片大水
让每一个浪子都把它当作大海
终生浪游不思远行
而浪子总是愿意浪游在自己的家乡

桦皮信
在林中我取下一片桦树皮
把五彩心情复制在上面
随风轻扬
远方，西部故乡
有人在夜的梦中
手捧着它，轻声呼唤

桦皮信，洁白如雪
仿佛没有内容

又见炊烟
又见炊烟
在海拉尔城北
路边小店
诗意的招牌
翻过了山坡
眼尖的人会看到
海拉尔河在静静地弯流

海拉尔河克鲁伦河伊敏河根河
都将归入额尔古纳河的静流
在额尔古纳河畔
我的祖父和祖母，铁木真和珂额伦
为我们蒙古族人升起了
第一缕蓝色的炊烟

又见炊烟——
那是秋天的牛粪火
与桦树柞树的枝叶搅拌的味道
林子的味道
草原的味道
河湾的味道
蒙古包和斜人柱的味道
家的味道

密林春天
一条小路伸向桦林深处
路尽处立着小木屋
屋门半开

木屋旁斜坡上
腐质层上的雪塌陷在黑土里
泥汁的溪流涌向山谷
晨雾慢慢浓了
木屋的门已经打开
没有什么人走出来
不远处传来
隐隐的脚步声和几声犬吠

树与树，只剩下枝干
枝干与枝干，纵横交叉于天空
像整个森林在舞蹈
森林民族的萨满舞、安代舞
左起右伏，就这样
胳膊轻扬，又轻轻放下
身体后仰，又微微前倾
这一大片林子
这每一个春天
都是他们的

离开

□沈辰

涟漪的离去没有脚印
微风的叹息不是安慰

玫瑰是草的累赘
就像开放不是为了枯萎

我是假名露珠的流星
栖息在你眼角的泪水

山谷垂着湖般的泪
就像远去不是为了回归

诗塞境外

阴山如书

□张铁良

我一直说自己出生在阴山脚下，其实只是所谓的脚下，因村庄距离阴山的脚趾还有几十公里，也因此家乡一直是平铺在我印象中的一块平原。依照童稚时代的眼界，巴掌大的村庄已经是我的整个世界了，看不见家里的烟囱就会想家。站在村尾的沙丘上遮手远望，大雁队队成行，年年南来北往，而三十公里之外的那座直接白云的阴山，却从未进入我的视线。如今我想，这可能与那句“望山容易见山难”有关吧，父辈、祖父辈都认为山是那样的可望而不可即，到了我这儿，脑海里自然就没有“山”的概念了。

阴山以它磅礴的气势走进我的视野，走进我的情感世界，是几十年以后的事。阴山魂之牵我，梦之绕我，催促我一次次走近它，走近它的臂弯、颈项、肩胛而后终于走近了它的脊梁。于是，我被一种粗犷刚毅、诡异魔幻、绝壁插天乃至幽深致远而深深震撼，震撼到虔诚地匍匐在它的脚下、真正的脚下！

我要对话阴山，我要探询它的身世，倾听它的故事，记录它的传奇；我要唤醒更多人走近阴山，亲近阴山，保护阴山。

阴山蒙古语译为“七十个黑山头”，这称呼令让我悚然猜测，在秃兀冷峻的七十个山顶之下，一定掩藏着数不清的神秘。北朝民歌《木兰辞》曰：“朝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花木兰从军的故事，莫不是就在阴山南北上演的？

阴山东起燕赵，西没入阿拉善……茫茫戈壁于万峰千刃的悠远之中，直如文章分段般各负其名：起始狼山，中段乌拉山（牟纳山）、大青山、灰腾梁山；东段为坝上的大马群山。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南北50至100公里，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主峰为巴彦淖尔境内狼山西部的呼和巴什格山，海拔2364米，力夺整个阴山山脉之造极。

阴山北麓俯视着一望无际的乌兰察布草原、乌拉特草原，南麓展开着且耕且牧的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山脉内部的盆地中心及山前地带，有数个积水而成的乌梁素海、哈素海、岱海、黄旗海等；山脉南侧则是大黑河、昆都仑河，呈高山流水之势，贴近阴山、汇入黄河。

黄河在阴山之南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弓，弓形之内的黄河湾，为后套平原——土默川平原。

阴山最大的特点是南北不对称，南坡山势陡峭，北坡顺势平缓，它就像一座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同时也阻断了黄河向北的通途，不得不转弯向东冲撞出一个“几”字弯，就此缔造了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水岭。如果把贺兰山和阴山比作兄弟，那么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与阴山脚下的河套平原（包括土默川平原），就是一对姐妹了！

河套人倚阴山为父，河套人偎黄河为母，河套人的情感怎不山高水深！

阴山如书，大书如史。封面冷峻粗犷，扉页浑厚交响，内容是巍巍阴山的千古阅历——战争、农耕以及游牧。

曾有那么多古老民族在阴山南北如晨星般闪亮，又如流星般陨落。继三朝、五霸、七雄之后，则南有大秦，北有强胡。秦亡汉兴，北仍为强胡。魏晋南北朝时的鲜卑、柔然、高车活跃在阴山南北。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入主中原，定都洛阳，孝文帝拓跋宏倡导胡、汉一元，禁胡服、扬汉语。隋唐，突厥、回纥、薛延陀部活跃在阴山南北，相互融合，多族大统一的条件渐以成熟。正如陈寅恪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宋辽金时期，契丹族建辽，党项族建夏，女真族建金，华夏大地分疆割地各领风骚。到了元、明、清时期，各部族更是轮番粉墨，流水执政，在浴血的硝烟中谱写着中华民族的峥嵘战史，绘就着多民族大统一的疆域版图！

我如此赘述这些历史常识，旨在强调：一直以来，我们的阴山南北，也就是巴彦淖尔人、包头人、呼和浩特人、乌兰察布人现在生活的这片大地上，不止记载了大漠孤烟的游牧史、农耕史，也留下了刀光剑影的战争史。历史告诉我们，阴山地域始终是和平与战争共存的。在不同时期，曾长时间呈现“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祥和景象。明代就有过“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弄狎于野，商贾夜行”的安宁日子。

“昭君出塞”的故事能流传至今，恰恰表达了各族百姓渴望和平安宁的意愿！

活跃在古老阴山中的游牧先民们，如流水客一般都离开了，留下那些古城、古墓、古塞、古庙、古长城于阴山上下的荒石枯草之间，去收藏一个历史时期的所有一切。往事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阴山这本厚重的民族史书，足以将往日存档之峥嵘融入今日之朝夕，永久传承！

阴山如书，大书如诗。“敕勒川，阴山下，天似苍穹，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敕勒歌》，将山下平铺直叙的千里沃野描摹为姹紫嫣红，不仅引无数叱咤风云者竞折腰，亦令世世代代的农夫、牧人眷恋久居。这里的山脉、河流、平川、草原，可耕可牧，是人类宜居的天堂。

然而，诗的画卷助长了人类独占的欲望，特别是在大灾之年的催生之下，让阴山下的这片美丽家园狼烟四起。听，阴山以北，传来马蹄声声。“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现在，人们热衷于在阴山中考证李陵墓，未果而返心生遗憾，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后面，那么多无名将士的尸骨在寒风料峭中，硅化为一块块“阴山之石”，谁人问？

阴山埋忠骨，青山泪沾衣。

诗人呐喊：“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我们的阴山，呼唤着英雄横空出世来扭转局面！

于是，霍去病许下“匈奴未灭，何以为家”的铮铮誓言！岳飞书下“壮士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迈诗篇！

终于，“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乡。”“天下一家无内外，烽销堠罢不论兵。”我们的阴山，又进入了和平时期。

是啊，朝朝文墨，代代风采；诗情如水，至今有歌：“阴山苍苍，河水茫茫，昔日胡马嘶风，铁衣寒光；今日宇榭亭阁，窗明几净柳荫堂。诵声朗，轻歌扬，教育着活泼的少年郎。”（《陕坝普爱中学校歌》）

阴山如书，大书如画。自然界本身就是一位能工巧匠，它操控风驰电掣、日晒雨雪之锐器，将千里阴山之身段打造得时而温婉娟秀，时而冷峻粗犷，一如巨龙由东逶迤向西，行至巴彦淖尔西山咀一带时，突然与京藏高速路分道扬镳，来了个高台跳水，一头扎进了乌梁素海没了行踪，最后才从海子北从容浮出水面，行至狼山段，山体突然举首昂扬，独领阴山千万年！

我们的阴山不喜雕饰，赤身裸体横亘北疆。一个缺乏脚力的人，不深入山里，是不可能识得阴山绝美之处的。阴山有数不清横穿南北、深浅不一的峪口，多数为游牧部落当年出入的通道。如乌拉山口、乌不浪口、松树沟、活佛沟、老虎沟、哈隆格乃沟、达巴南沟等。这些沟壑默默沉睡于深山，极少见著于书。而那些人迹罕至之处，是真正意义上的处女沟。说它是美食（石）一条街也好，因好些石头经大自然之雕琢，直如肉夹馍或汉堡包模样；说它是天然的奇石博物馆也罢，因好些石头像极了石驼、石鸟，不夸张地说，此物只能阴山有，躲在深闺人未识。且峪曲沟深，进去了就不想出来，出来了再进去又找不着去路。这个世外桃源，有侧柏、山杨林、白桦等多种植物（有一种称麻黄的低型植物，在乱石中绿的养眼，你若触了它，即刻会让腿部皮肤红肿，行走一时困难），它们与阴山同呼吸共命运，营造出梅力更、大桦背和九峰山的千姿百态，万种风致！

我们的阴山岩画，恰恰散布于阴山绵延起伏的山包之上、沟壑之中。

我曾几次静静地坐在阴山岩石之上，揣度千万年前游牧人创作岩画的意图。他们放牧的日子是休闲的，甚而就是寂寞、空旷催生出他们的原创欲，可以有大把时间与牛羊对话，与清风、云朵闲谈，更有暇找到坚利的石块，在巨大的岩石绝壁上叮叮撞击，一日复一日，就这么打磨、消遣，久而久之，竟成岩画！看看那些画面，无非画的就是些牛羊马鹿、豺狼虎豹、日月星光、男女人物，面对这些悬挂于天地之间的“作品”，制作者当然不会单薄地感觉就是“到此一游”的兴致所致，这真不是一时兴起啊，这真的需要天赋秉性的坚韧不拔啊！一人刻画，多人追随，后之视今，愈加仿效，于不经意间酿造出一种时尚之风，风行于游牧部落。这些个散落的或成批的岩画群权当是“专著”或“专栏”了，传递着久远的信息，拙朴地向后人显现着他们的生活场景、宗教情绪，宣泄着生命的欲望。这些个“胡乱涂鸦”的岩画竟成千古，留下太多的“谜”，成为今人研究的“显学”。

巴彦淖尔岩画是我国目前已发现岩画中分布最广泛、内容最精湛的岩画群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岩画宝库之一。

人文画廊与自然画廊交相辉映，让大美阴山更加神奇！

阴山如书，大书如屏。它的南北不对称，如一座天然屏障，阻挡了南下的寒流与北上的湿气，阻挡了黄河北进的可能。“呼和浩特和包头这两个城市，正是建筑在大青山南麓的沃野之中。秋天的阴山，像一座青铜的屏风安放在它们的北边，从阴山高处拖下来的深绿色的山坡，安闲地躺在黄河岸上，沐着阳光。”“这是多么平静的一个原野。但这个平静的原野在民族关系紧张的历史时期，却经常是一个风浪最大的地方。”剪伯赞在《游内蒙古》中如是说。

阴山南北气候、风物迥异。以阴山为界，如果山北水草肥美，游牧一族就会安居乐业。一旦年逢大旱、草木枯黄，危及到他们的生存，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穿越阴山峪口，南下求生，中原因此便无宁日。

阴山仅河套段，就有高阙塞和鸡鹿塞及光禄塞等遗存。《史记<匈奴列传>》曰：“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秦帝国“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汉高祖刘邦下令修缮秦昭王所建长城，与匈奴于“故塞”为界；汉武帝时，数次北击匈奴使其退居漠北，同时修建了汉内外长城。在冷兵器时代，阴山长城确是阻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军事防御设施。但长城绝对不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道自然而僵死的、割裂而逐渐消失的人工堆砌物，而是一条连贯着前后的、奔腾而鲜活的、蕴含着文化意义的伟大遗存。依托阴山修筑的长城段，在整个长城家族中算是老字辈了，北京八达岭长城固然闻名于世，但与阴山长城相比，它只是个小字辈。

这是古老阴山的骄傲！也是我们河套人的骄傲！

阴山如书，大书如宝。一百多年前，阴山林木繁茂，动物众多，各种中草药遍地都是，传说故宫的很多建材都来自阴山。值得庆幸的是地下水质和地下矿物质没有造成污染和破坏，可给后代留下无尽的宝藏。阿贵庙、希热庙身居阴山深处，泉水在深层远距离运移时，被磁化、矿化、净化，丰富的矿物质含量及天然活性碳高。已探明的矿产储量就有300多处62个矿种，如硫、铜、铅、煤、银、稀土、石墨、铬铁、宝石等。巴彦淖尔阴山段，铜、铅、锌、硫铁等储量，在内蒙古自治区乃至全国名列前茅；乌拉特前旗的余太翠产于乌拉山最高峰大桦背（海拔2322米，高出乌梁素海海平面1304米）大余太附近，形成于18—24亿年前。余太翠在玉石家族中，属硬度高、颜色丰富、质地致密、色泽亮丽之类；稀土是国家矿产资源之瑰宝，内蒙古有“稀土之乡”美称；白云鄂博铁矿打造了著名的“草原钢城”；乌拉特中旗温根煤矿让中国正北方没有冬天；乌拉特后旗古老的获各琦铜矿，曾为匈奴贵族提供了华丽的青铜器摆设、制造了尖锐的箭矢，帮助他们快马轻骑、逞雄阴山南北。

阴山，是一部史书，一部史诗，一部画卷，一道屏障，一座永远的宝库。

阴山如书，讲述着昨天的故事；阴山不老，续写着明天的传说！

絮惬语怀

一间斗室

□冯磊

我一直想，要有一间斗室。

房间不要太大，七、八个平方即可。

窗外，栽一棵树；檐下，有一丛野花。

周末，去郊外拣几块旧砖头，整块的或者破旧半块的，圈出个花池子。随便撒点种子，看生命创造奇迹。

斗室内放一张旧课桌。没事的时候，去邻居家借来刨子、锯子。把桌面刨平了、把漆刮净，露出木质的底纹。

不再刷漆，不要修饰，只是它本来的样子就好。

墙上挂一幅画，画上有几根兰草；课桌上放一套笔墨，墙角里搁一台老式单放机。

无聊的时候听听美国乡村音乐，或者罗大佑的《童年》。偶尔冲一壶茶，看茶叶慢慢苏醒，在杯子里伸着懒腰。

然后研墨，顺手写下几个大字。字无需多好，感觉顺眼即可；顺手画几笔野花，像不像都没关系，从容不迫就行。

扔掉手机，掐掉网线，拿一根棉签掏掏耳朵，坐在斗室里唱小曲儿。

晴天的时候坐在窗前，看天上闲闲的云，看它们懒懒地在天上玩。

下雨的时候，听窗外风雨撼动大树。深吸一口气，嗅嗅雨点击打尘土溅起的土腥气。

有时也去梧桐树下看蚂蚁，手里拎着方凳。打开旧时的海报，看明星们怎样老去。喝一杯茶，闲来笑笑自己。放下茶杯，学村童爬上大树，不担心树皮蹭脏了肚皮。

还应该捏一柄扇子，在树下仰望乌鸦反哺的场景。假装大度地挥一挥手，把燥热全部赶走掉。

一个人坐在斗室里发呆，快活得就像一个傻子。忘掉身外的一切，做一枚在棋盘边角上偷懒的卒子。

……只是枯坐和冥想，或者什么都不想：减去应酬，减去烦恼，减去浮躁，减去衣服，减去鞋袜……剩下一个赤条条的自己。

——就做个快乐的孩子。没事听听蟋蟀的琴声，去窗外大树下嘲笑结队战斗的蚂蚁。去村边的路口，帮推三轮的老头子爬坡过坎。

还应该有一本书，随便放在窗台上。有时风儿路过，翻得书页子哗啦啦响。看阳光斜斜地照进窗口，看一本书的纸页慢慢变黄。

这样一个痴顽的家伙。他不成器，什么也做不了。他每天穿着大裤衩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什么也不做。他可以一无所有，但必须内心自由。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拉开旧课桌。摆开象棋，和自己杀上一盘。有时黑棋吃了红棋一个卒，有时红棋打了对方一匹马。斗室里偶尔传出一声断喝，那是自己在为自己叫好。

不知不觉月就沉了。待窗外夜来香的味道越来越浓，就随便歪在玉米皮编的草垫子上昏昏入睡。

他的睡姿很丑，就像一堆难看的泥巴。呼噜声偶尔深刻，发出渡口边上风吹过大树的声音。他屁股撅得老高，就像一个志得意满的乡下赌徒。

茶私舍语

巍峨之姿　　汤青　摄

花树有约

□张金刚

春深，花盛。尤喜株株繁花加身的嘉树，在村庄、在庭院、在山冈、在池畔，相映成画，相融成诗。故而，最爱暮春时节，与花树有约，一起在滟滟春光中，饱蘸花香，写下一纸春日情书。

花树，太张扬，太放肆，太汹涌。起先与其他枯瘦干黑的树木并无二致，可“嘭嘭”一通，便有无数春花如烟花炸响一般绽放枝头，密织霓裳，汇成花海，收尽春光；美了春树，美了春野，美了春天，美了有约的人儿。

花树，又太低调，太孤独，太清寂。花开花落，皆在无声无息、不悲不喜之间，一切顺时而生，率性而为。花不为无人而不芳，孤芳亦可自赏。有人赴约而来，我自灿然相迎；人散后会无期，我亦静默馥郁。每一朵、每一枝、每一树，循着自然频率，完成一季又一季起承转合。

为赴这一年一度的花树之约，我常在春风乍起时，便敞开胸，步于野，寻找旧年相约的那株，期待她也华华丽丽地准时赴约。然而，娇羞的花树总是“千呼万唤始出来”。一日花不放，三日花未盛，可稍不留意，她已满树华冠，几近荼蘼。盼与花约，因为心心念已待一年；又怕与花约，唯恐匆匆然擦肩错过。看来，与花树相约，没有耐心，是难成的，因而便格外珍惜。

花树有约的最佳情境当如《论语·先进》中所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恬淡适意、简静质朴，令人思慕与向往。花树在，花友在，情致在，情谊在，一切由心随缘，静享人间好时节。

一期有一会，一岁一照面；赏花人聚散，念者在心间。花树有约，更愿有一人共享一树芳华。

路旁的杨树飞花了。穗状的毛毛虫，从出壳到垂挂，到飘落人间，爬满地面，惹人爱怜。捧几条在手，绒绒的、痒痒的，放进同学衣领中、文具盒里，吓得个叽哇乱叫，闹成一团。絮状的棉花糖，无处不飞，入眼迷了眼，入鼻打喷嚏。聚在墙角的一堆，点火一烧，呼地灰飞烟灭。杨花又飞，可那些相伴校园的小伙伴儿们却已四散天涯，托一朵杨花飞到你我的梦里，飞到你生活的地方，告诉你：我想你了。

杏花绚烂，似凤冠霞帔，令花树荣耀尊贵；似粉云升腾，令春山轻盈飘逸。赏花、嗅花、拍花、逐花的爱花之人络绎不绝，如嘤嘤嗡嗡的蜂蝶热闹异常。我也在人流之中，寻找中意的那棵。杏花依旧笑意盈盈等我，可曾在花下笑意盈盈等我的好友却已远走他乡。杏花香里，弥漫的有我们曾花下对饮的酒香。恍惚间，我举手作碰杯状。然而，花香依旧在，手却无杯，树下独我……

舅舅家院里的梨花，开得高高在天，够她不着。白白的花儿，漂白了我的衣衫。去年春天，我们围着轮椅上的舅舅为他庆生，并与他相约：明年您六十大寿，一定要站起来！梨花又开放，可我那唯一的舅舅却已长眠于山野。一抔新坟旁，一株舅舅儿时栽下的梨树偶尔飘落几朵，似是我的眼泪，又是我的思念。冥冥中，舅舅与梨花有约，我当与梨花有约。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红如火，白如雪，粉如美人面；开得那样肆无忌惮，美得那样不可方物。我又与妻子奔赴那片桃园，同在花下追逐流连。十五年了，我们从相识、相恋到相知、相守，年年与这桃花有约。桃花朵朵，见证着我俩渐入中年，身旁多了的那个“人面桃花相映红”的小女孩已是少年。

亭亭花树下，赏花人满心敬畏，仰观每一朵花的优雅与烂漫；花也同样，静静俯看着每一位喧嚣尘世中的来者与往者。春日时短，花期浅浅。看花，亦当惜花；惜花，亦当惜人；惜人，亦当惜时。

风且吟听